

・主雲五主編・



金元代小說筆記選

江畬經編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

江畚經編

金元代小說筆記選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厲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若干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占二號，皆依

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即加倍，頗欠公允。研討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爲八元，雙號則減爲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仰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

數年之間，取材方面，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徒以篇幅過多，不得不割愛者，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售價定爲二十元，俾本文庫範圍益廣，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惟半年以來，紙價工價均大漲，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凡初版新書，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或景印舊版，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均列入特號，事出不獲已，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

歷代小說筆記選目次

金元

續夷堅志 四十三則

山房隨筆 八則

輟耕錄 二十則

誠齋雜記 二十一則

真臘風土記 十三則

三朝野史 十一則

拊掌錄 十三則

稗史集傳 五則

庶齋老學叢談 五十四則

遂昌雜錄 十三則

目次

金元
元 蔣子正

陶宗儀

林 坤

周 達觀

闕 名

闕 名

王 顯

盛 如梓

鄭 元祐

歷代小說筆記選

金元

續夷堅志

金元好問

鎮庫寶

越王鎔鍊丹成不及餌藏之鎮州庫藏中者餘三百年。貞祐初真定元帥三喜棄城取之以行。行及平陽。爲胥莘公所劾收之。丹入汴京。下豐衍庫收。名色謂之鎮庫寶。京城變後。予同戶部主事劉彥卿往觀之。丹以漆櫃盛。旁畫廣成子問道像。中復有漆合。高五寸。闊二寸。合蓋上作九環。外八中一。以金塗之。各有流去聲道相貫。環中作小孔。予意其爲九轉也。合中復有銀合盛丹。合蓋上鑲佛一。左龍右鳳。在佛座下。亦皆金塗。開視丹體殊輕。周匝合中色如棗皮。漆而裂。豐縱橫絕不與今世丹砂相似。予意頗輕之。問主庫者。此有何異。曰無他。但陰晦中恆出光怪。如火起然耳。壬辰年親見。

金獅猛

正大初張聖俞客舞陽縣北街。一日家婢從一弓手家買得一牛腰腎。以刀割之。刀不能入。剝視之。得一石作獅形。色如泥金所塗。前一蹄屈向內。一蹄枕之而睡。夜夜有光。高二寸餘。殆秉異氣所化。聖俞嫂吳收之。不知今存否也。聖俞說。

太和中。柏山長老志賢。住西京東堂。常住足備。卽棄去。修渾源樂安橋嶺路。椎破一牛心大石。中有蛇蠍相吞螫。人不知其何從而入也。賢曰。此在吾法。是怨毒所化。隨想而入。歷千萬劫而不得解者。若不爲解。却他日亦道曾見我來。卽以大杖擊之。竟無他異。全唯識說。

任氏翁媼

定襄沙村樊帥所居。說里中任實。洎其妻張氏。七十三歲。同年月日時生。復同年月日時死。古今所無有。

羣熊

癸卯初。有熊數十萬。從內鄉硤石。入西南山。銜枚並進。行旣遠。掌皆出血。有羸劣而死者。羣熊自食之。州縣有文移傳報。予於彰德見之。

刀生花

濟源關侯廟大刀。辛丑歲。忽生花十許莖。各長一指。纖細如髮莖。色微綠。其顛作細白花。大於黍米。予同舍李慶之子正甫爲予言。

蕭卞異政

蕭卞。貞祐中爲壽州。一日楊津巡邏回。忽馬前一黃犬。掉尾馴擾。且走且顧。如欲導人者。卞遣二卒隨之。徑至西河岸。督井中垂頭下視。卒就觀之。井垠有微血。一屍在內。卽馳報卞。呼地主守護之。犬又導入城。望見一客店。鳴吠不已。如有所訴。卞呼主人者至。主人識此犬。云是朱客所蓄。數日前僦舟西河。引此犬去。今犬獨來何也。卞卽拘船戶。偕至縣。令主人者認之。認是船戶。主固問朱客所在。未加拷訊。隨卽首服。

摺畫

西京田叟自號瓦盆子。年七十餘。所作堯民圖。青練爲地。摺樺皮爲之。暗室中作小竅取明。與主客談笑爲之。嘗戲於袖中摺蠶數枚。亂擲客衣上。客以爲真蠶而拾之。其伎如此。性剛狷。自神其藝。不輕與人。己所不欲。雖千金不也就也。蓋摺畫不見於書傳。當自此人始耳。事見平陽都運使張伯英文。

王雲鶴

王中立字湯臣。岢嵐人。博覽強記。問無不知。少日治易。有聲場屋。家豪於財。客日滿門。延待備極豐腆。其自食則日食淡湯餅一杯而已。年未四十。喪妻不娶。亦不就舉。獨處一室中。如僧。如是三四年。乃出。時人覺其談吐高闊。詩畫超絕。若有物附之者。問之不言也。大安初。遇閒閒趙公於平定。遺之詩曰。寄與閒閒傲浪仙。枉隨詩酒墮凡緣。黃塵遮斷來時路。不到蓬萊五百年。因言唐士大夫五百人。皆仙人。謫降爲世味所著。亦有迷而不返者。如公與我皆是也。一日來都下。館於閒閒公家。中秋詩有印透山河影。照開天地心。人世有昏曉。我胸無古今之句。閒閒大奇之。因索墨水一盂。如言與之。明旦不告而去。壁間留古鶴二字。廣長一尺。墨水且不知何物書也。

衛文仲

衛文仲。襄城人。承安中進士。性好淡泊。讀書學道。故仕宦不進。平居好歌。東坡赤壁詞。臨終沐浴易衣。召家人告以後事。卽命閉戶。危坐床上。誦赤壁詞。又歌末後二句。歌罷怡然而逝。

明月泉

明月泉在五臺山中。人至泉所。以紗帛障眼。下視泉水。或見月在水中。故泉以爲號。歷數千百人。乃一二見之大參楊叔玉。五臺人。爲予言明月泉。吾所親見。非傳聞也。

田鼠

正大壬戌。內鄉北山農民。告田鼠食稼。鼠大如兔。十百爲羣。所過禾稼爲空。獵戶射得數頭。有重十餘斤者。毛色似水獺。未聞如此大鼠也。

竊異

德順破後。民居官寺皆被焚。內城之下。有礮數十。垂索故在營中。人有欲解此索者。見每一索。從上至下。大鎗徧裹如脂蠟。灌燭然。聞汴京被攻之後。亦如是。喪亂之極。天地間亦何所不有也。

戴十妻梁氏

戴十不知何許人。亂後居洛陽東南左家莊。以傭爲業。癸卯秋八月。一通事牧馬豆田中。戴逐出之。通事怒。以馬策亂捶而死。妻梁氏。昇尸詣營中訴之。通事乃貴家奴。主人所倚。因以牛二頭。白金一笏。就梁贖罪。且說之曰。汝夫死。亦天命。兩子皆幼。得錢可以自養。就令殺此人。於死者何益。梁氏曰。吾夫無罪而死。豈可言利。但得此奴償死。我母子乞食。亦甘分。衆不可奪。謂梁氏曰。汝寧欲自殺此人耶。梁氏曰。有何不敢。因取刀欲自斫之。衆懼此婦。憤恨通事。不令即死。乃殺之。梁氏掬血飲之。攜二子去。洛陽雜志云。

貞雞

房皞希白。宰盧氏時。客至烹一雞。其雄繞舍悲鳴。三日不飲啄而死。文士多爲詩文。予號之爲貞雞。

王氏孝犬

王懷州家小兒子五哥畜一犬甚順五哥十二三死犬隨至葬所徘徊望顧如有所見者自後日一往墓側暮乃歸如是近百日人以孝犬目之

原武閻氏犬

原武附城堤下閻老家其翁母遭辛卯冬兵亂死其家牆下丁壯被虜不及埋掩此時僵尸滿野例爲狐犬所食不辨誰某閻氏犬亦食人但守護翁母日與衆犬鬪他犬無敢近者前後月餘閻氏子侄有逃歸者竟得全骸而瘞真孝犬也

桃杯

鞏下韓道人本出布衣家曾以蔭補官中年遇異人有所得即棄官學道予曾見之秦州之隴城說太和初秋雨後行山間忽見一大葉隨流而下韓初不以爲意俄數葉間一桃大如杯盃爲石所碍而止韓取得之桃紅而香非凡目所常見知爲希遇望三峯再拜食之盡懷枝葉歸就洞穴高絕處鑽桃核破取仁吞之甘如酥蜜因以核爲兩酒杯各受一勺餘韓從此或食或辟穀時年已六十狀貌只如三十許人一日從予乞酒以此杯酌核得酒紅潤如新約予賦桃杯詩因循未暇北渡後長春尹師亦有一桃杯云是宣政內府物云

瑞禾

鳳翔虢縣太子莊庚子歲郝氏穀田八十畝每莖一葉一小穗至十二數并大穗爲十三試割一叢治之

得穀十升。明年郝使統軍萬人，佩金虎符，偏將李愬，曾見古有一莖九穗，蓋不如是之多也。

石中龜

金門羽客李鍊師，和順人，嘗爲章廟所召，提點天長觀，平生靈異如金盃出水之類甚多。至八十一事，圖於邢州神霄宮壁間。門人王守中又欲刻碑以傳，召匠者攻石，石中得一龜，日在几案間馴狎，如是百日，風過失所在。武安王安卿說。

石中墓

長葛禹翼之見華山隱者薛自然，說太和中，華山石工破一石，石中一墓跳出，尋入水中。

范元質決牛訟

范元質令平輿，頭村彭李家兄弟，皆豪於財。彭李三水牯，生一犢，數日死，棄水中。鄰張氏水牯亦生一犢，李三爲牧兒所誘，竊張犢去，令其家水牯乳之。張家撻之，遂告張曰：「李家犢死投水中，今所乳君家犢也。」君告官，我往證。張愬之，官元質曰：「此不難。」命汲新水兩盆，刺兩牛耳尖血，瀝水中，二血殊不相入。又捉犢子，亦刺之，犢血瀝水上，隨與張牛血相入而凝，卽以犢歸張氏。縣稱神明。元質名天保，磁州人。進士趙公祥親見。

救熏死

辛未冬，德興西南磨石窰，居民避兵其中。兵人來攻，窰中五百人，悉爲烟火熏死。內一李帥者，迷悶中，摸索得一凍蘆，嚼之，汁才咽而甦，因與其兄，兄亦活。五百人者，因此皆得命。蘆葍細物，活人之功，乃如此。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真不虛語。河中人趙才卿。又言炭烟熏人。往往致死。臨臥削蘆葍一片。著火中。卽烟氣不能毒人。如無蘆葍時。預曝乾爲末。備急用亦可。

獵犬

泰和五年。道陵獵雲龍川。興州產犬。宗室咬住進數犬。云可備射虎。上因令試之。犬見虎。一前出誘之。虎奔逐。衆犬羣起。或前或後。左右伺便。擣虎艱於周旋。或怒躍一二丈。意欲逸去。而羣犬隨及。虎旣困。而臥。衛士前射之。竟斃於羣犬。

測影

司天測影。冬夏二至。中都以北漸差。中都冬至一丈五尺七寸六分。夏至二尺二寸六分。晝六十一刻。夜三十九刻。山後涼陁金蓮川。在都西州四百里。而近其地最高。夏至晝六十三刻。夜三十七刻。上京臨潢府在都北三千里。夏至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呂氏碣石錄云。

鏡辨

蔡內翰正甫云。大定七年秋。與蕭彥昭俱官都下。蕭一日見過。出古鏡相示。曰頃歲得之關中。雖愛之甚。然背文四字不盡識。且不知爲何時物。手取視之。漢物也。文曰長宜子孫。宜和博古圖有焉。出圖示之。殆若合符。彥昭驚喜。有姚仲瞻在坐。言曰僕家一鏡。制作亦奇。宋末得於長安土人家。相傳爲太真奩中物。不之信也。使取而觀。背有楷字數十。爲韻語句四言。其略有華屋交映。珠簾對看。潛窺聖淑。麗則常端。等語。而紐有開元二字。姚曰考其年。則唐物。安知爲太真之舊耶。予笑而不答。徐出浮休居士張芸叟所作

冗長錄使讀其間載元祐中有耕望賢驛故地得鏡遺予者銘爲四字詩中有潛窺聖淑之句聖淑二字皆少空意取聖爲君淑爲后耳與此制正合望賢去馬嵬數十里蓋遷幸時遺之浮休陝右人得之長安信矣彥昭歎甚以爲一日有二奇事不可不書予曰多言屢中仲尼所以譏子貢也然世喜道其偶中

孝順馬

宣宗朝一親軍卒畜一鐵色驄能知人指使此卒無兼丁每上直馬自負臥具繼至下直則負之而歸他人或遮關牽掣則作聲勢蹄齧之人莫敢近雖在軍伍或此卒他適馬自尋之必得所在卒南征墮坑塹中不能起馬跪前二足因得攬轡而上軍中盛傳爲孝順馬一日中貴人勞軍淮上戲令此卒藏匿縱馬自尋馬振轡長鳴徑到主人處中貴聞之宣宗爲增卒月給

相者李茂

完州守楊秀實正大中權刑部主事供輸關陝相者李茂自南中來相人言休咎殊驗官府以其惑衆羈管之楊與之熟狎私自言與人言休咎或壽永末路榮顯差以自慰如言前途不遠或日久有他難祇增憂撓耳因與茂食次問曰休咎不願知但某離老母十月見面當在何時茂且食且笑曰君三日當拜太夫人矣楊竊謂關陝去京千里餘三日何緣得到食未竟平章芮公急召楊驛奏邊事三日未日中至家楊至今以爲奇茂後入京寓惠安寺朝士爭往叩之近侍焦春和甫入門茂卽言五品五品恨來處不高耳焦本世宗家童聞茂言深恥之茂未幾被戮年三十三

抱陽二龍

順天西北四十里。抱陽寶教院岩。大小二青龍。在寺潭中。廟曰顯濟。古碑說二青見於隋唐之間。有將軍之目。官比刺史。大青崇寧五年封崇惠侯。政和七年進靈益公。小青嘉熙侯。進英澤公。二龍各長二三尺。許色深翠。朱墨細點。間之脊間彷彿成方勝花。行則昂首不類他蛇。出則深行水上。能興雲雨。變現不測。鄉人所賽與之酒。則直立高二尺餘。俛首就醺飲之。故前人詩有青蛇立飲祭神酒之句。二青居山陽各有種類。至數十百個。都不毒螫。大青一目眇。其種悉然。凡在山陰者皆雜蛇。例毒螫。然不敢犯山陽二青之境。至則爲二青之族。嚙殺之。二族亦不往山陰。村落小兒輩與之習慣。至以手捧之。而常族宿民家臥具中人亦不駭怪也。原明唐張燕公說。馮瀛王道來崇儀使。大名總管邢仲良。近代鄭州刺史趙樞子充。皆嘗讀書於此。有邢氏繼志菴。忘歸軒。燕公石穴讀書堂。明珠窩。初山石崩出一穴。如杯椀之半。瑩滑無琢削痕。似有光彩。土人傳有明珠飛出。故以名之。近山三四里。所有昇賢村。屬滿城。馮王故居也。辛亥冬。予與毛正卿德義昆仲。郝伯常劉敬之諸人。一遊寺。僧顯淳。質有道行。時年七十八。說龍之美。

張女夙慧

順天張萬戶德明第八女。小字度娥。資質秀爽。眼尾入鬢。丙午秋入小學。生七年矣。日誦數百言。比戊申二月。女史屬詞。孝經論語孟子易乾傳至下繫詩二南曲禮內則少儀中庸大學。儒行祭統祭義經解冠婚諸篇。班氏女戒。郝氏內則。內訓通喪記六卷。皆成誦。日兼二詩。古律至十篇。學書下筆。卽有成人之風。旦夕家居。見家人或不整肅。以禮責之。又所誦書多能通大義。時爲講說。其對屬才思敏捷。無小兒女子語。睡思昏昏如醉思。閨心寂寂似禪心。桃李東風蝴蝶夢。關山明月杜鵑魂。識者謂此詩不佳。後日果得。

線通輪郭者。此家所蓄。不特古錢。書畫琴暨古物。無不略具。士大夫日聚於此。雜客不預也。東平破後。不知古物在否也。

項王廟

正隆南征。過烏江項羽廟。引妃嬪視之。因爲說垓下事。顧謂衆妃曰。汝輩中亦有似虞姬者否。此語傳達民間。有爲之縮頸者。

盜謝王君和

馮翊士人王獻可。字君和。元豐中。試京師待榜次。一日晨起。市人攜新魚至。擲骰錢賭之。君和祝骰錢以卜前程。一擲得魚。市人拊膺曰。我家數口絕食已二日。就一熟分人。賒此魚望獲數錢。以爲舉家之食。子乃一擲勝之。我家食祿盡矣。君和惻然哀之。不取魚。又以數錢遺之。市人謝而去。及下第西歸。路經澠池。早發山谷間。猝爲羣盜所執。下路十數里。天明。閱客行囊。一少年忽直前問君和。非京師邸中乞我魚不取者乎。今日乃相見於此。再三慰謝。並同行皆免。同郡徐安上記其事云。

古鼎

燕都廟學有夾銅鼎焉。高二尺。受數斛。篆有離明神鼎養火六字。後歸裕陵。竟不曉。

海島婦

王內翰元仲集錄近年海邊獵人航海求鵠。至一島。其人穴居野處。與諸夷特異。言語絕不相通。射之中。則捫血而笑。獵者見男子則殺之。載婦人還。將及岸。悉自沈於水。他日再往。船人人執一婦。始得至其家。

婦至此不復食。有逾旬日者。皆自經於東岡大樹上。元仲黃華老人也。

臨晉異瓜

臨晉上排喬英家。業農種瓜。三二頃。英種出西瓜一窠。廣畝二分。結實一千二三百顆。他日耕地。瓜根如大椽。辛亥年。定襄士人樊順之親見。

舜麥

河東縣舜碧出麥。顆粒如常麥。而無縫。又色稍白。每斗得麵十三斤。此地二頃餘。農民數家主之。喻如今歲東家舜麥成。至明歲西家成熟。無定處。然終不出二頃之外也。定襄周夢卿說。

王子明獲盜

副樞剛中王公晦。字子明。澤州人。初任長葛簿。一日行水邊。忽見回風逐馬行。或前或後。數里不去。子明疑其有異。緩轡從之。回風入水。復出者數四。子明召旁近居民。雜騎卒入水索之。得一屍。是近日被害者。檢視衣著。於所佩小革囊中。得買布單目及木印一。子明嘿藏之。不以語人。既入縣。即召布行齋布來。官欲買之。積布盈庭。子明一一辨視。果有布是本印所記者。因甲乙推之。盜尋獲。一縣稱爲神明。事見閒閒公所撰墓志。

軍中犬

征西軍中畜一犬。每值帥舉酒。部曲輩前列。唱落葉曲。則犬亦隨之。聲節高下。少不差。是曲罷。一聲不復作。吾州王百戶。辛丑年親見之。